



珍珠泉有个雅号“天下第三泉”。

如果说北京老城的中心是故宫,西安老城的中心是鼓楼,那么济南老城的中心就是院前街片区了。这里有明清时期山东最高行政机关抚院,气势森严,有被乾隆皇帝封为“天下第三泉”的珍珠泉,清秀无边。这一“严”一“秀”,构成了老济南独有的美。

巡抚衙门,山东政治中心

山东巡抚衙门,也叫做抚院,是山东巡抚的驻地。

山东巡抚,始设于明代。明英宗正统五年(1440年),明中央政权正式设置山东巡抚一职,该职全称为“巡抚山东等处地方督理营田兼管河道提督军务”。正统十三年(1448年)又特别规定:巡抚一职必须由中央官员都御史(正二品)专任此职。另外,中央在给巡抚的公文中大都有“听尔便宜行事”之语。这样,明代山东巡抚全权负责山东省军政事务,成为山东地方最高行政长官,但尚属临时派遣,无固定任期。根据对光绪《山东通志》所载资料统计,明代山东共有12位巡抚。赵璜、邵锡、陆树德、胡缵宗、李戴、黄克缵、徐从治等,除一位是举人外,其余全为进士。

不过,明朝的抚院,因为明末多尔衮洗劫济南而毁于战火,现存的抚院,是清朝时期山东巡抚的驻地。

清康熙五年(1666年),时任山东巡抚周有德组织饥民“以工代赈”,重建山东巡抚衙门,作为自己理政、审案和居住的地方。现在依然保留完好的承运殿,是当年拆青州明衡王府大殿的木材所建,其建筑形式完全保持了原有的明式风格。

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宽厚所街于2007年初春开始动迁。如今,宽厚里商业区内保存下来的金家大院是宽厚所街唯一的见证。老街的四合院民居、江南会馆都已荡然无存。暮年老矣的我,常常回忆那些与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市井生活:“崔家茶馆”、“卢家杂货店”、“王家馍馍铺”、“郭家煤店”、“曹掌柜绱鞋铺”。

“卢家杂货店”在我家大院的东邻,店主卢斌(音)带着独子住在前店后坊的门头房里。卢老先生年轻时在我家做了个帮助老辈人做杂务的差事,又能做一手好饭菜,成为我家离不开的大忙人。后半生他自立门户开起了出售油盐酱醋茶的杂货店。卢老先生脾气有点倔,可办事特别认真和守诚信。他把酱油、醋都存放在大搪瓷缸里,盖上木盖来保洁,唯独夏天盖上一个像斗笠的纱罩子来防蝇虫。那时四邻八舍买酱油都是买几分钱散装的,记得当时2分钱就可以买一“竹溜子”(用竹节筒做的盛液体调料的器皿)酱油。那时香油更是稀罕物,卢老先生用漏斗一点点计量着卖。他家卖的茉莉花茶两分钱一小包,刚好冲一壶飘香四溢的茶水,一家人围坐在石榴树下的石桌边,边品茶边听老人讲老街的故事。我小时候常常光顾他家杂货店为父亲买“哈德门”牌的香烟,每次买了

【史海钩沉】

明清济南府中心:院前街片区旧时风光

□本报记者 朱文龙

【宽厚所街忆旧】

宽厚所街的市井生活

烟,就急急地跑回家让父亲撕开烟盒,取出里面的“洋画”(烟盒里的纸画片),作为收藏品,也可以和伙伴们玩扇洋画游戏。卢老先生的独子卢宗山(音)与我年纪相仿,后来我去外地求学,听说他成了汽车司机,想来现在早已子孙满堂了。

与卢家杂货店毗邻的是郭家煤店。店主老郭带着浓郁的鲁西南口音,高高的个子,力大无比,他家有一辆双轮的“大胶皮”运输车,他们夫妻俩与内弟以运煤为生计,一年四季总能见到郭大哥带着内弟披星

戴月地运来各种价钱不等的煤块和煤末。家母常常让我提一个小铁桶,带上毛儿八分的零钱,买三五斤煤末回来烧大锅底。冬天来临之前,还与郭大哥预约买上千把斤大块煤,以备过冬烧花盆炉取暖和做饭。郭大嫂矮矮的个子,后脑勺盘一个圆圆的纂,完全一副农村大嫂的装扮,总是怀里抱着婴儿还要忙里忙外地过秤收钱,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安安稳稳舒舒服坦。上世纪60年代初,我从外地读大学归来,听说他们搬家到别处去了。

宽厚所街东头路南,有一条南北走向的“三曲巷”。北靠宽厚所街,越过弯曲旮旯三道拐弯南头直通“南马道”(现在黑虎泉西路东头路北一段路)。王家馍馍铺就开在三曲巷北口东侧。这是一家夫妻店,店主王法勤(音)很勤快,妻子爱干净,店里收拾得井井有条、干干净净。我上小学时就是店里的常客。每天中午一放学,我就从家里带上干粮篮子,手里攥上几根竹签子(王家馍馍铺自制的标签),去王家馍馍铺买两斤热气腾腾的高桩馒头。那年月时兴吃“八一牌面粉”(据说是100斤小麦磨出81斤白面而得名)。有时候,饿极了,我就边走边独吞一个大馒头,回家少不了挨上大人一顿“数量”(济南话,训斥的意思)……

我家孩子多,都是半大么子,爱活动,穿衣穿鞋相逢于今……

神位,棺椁更不能从抚院正门抬出(正门即南门,只有在迎驾、重要节日和喜庆活动时开启)。袁世凯是个孝子,坚持出大殡,请来瑞蚨祥掌门人孟洛川作为治丧总管。看着母亲的棺椁不能从正门抬出,袁世凯想了个办法,他从南关请了一位棚匠,搭起了一座跨越正南门楼的竹木“天桥”,出殡那天,披麻戴孝的袁世凯护送着棺椁缓缓走过了天桥,引起了众多市民的围观。

珍珠泉,御封“天下第三泉”

珍珠泉,位于今泉城路珍珠泉礼堂内北面,匾额为乾隆皇帝御笔亲题。在它周围有许多小泉,如楚泉、溪亭泉、舜泉、玉环泉、太乙泉等,被称为珍珠泉泉群。

故老相传,珍珠泉的串串“珍珠”是娥皇和女英的眼泪所化。娥皇和女英是亲姐妹,作为尧的女儿,在舜继位那年一起嫁给了舜。舜常四方巡视。有一年,舜远行南方,而山东一带遭受了大旱,娥皇、女英便带领父老兄弟早晚祈祷上天降雨,但姐妹二人膝盖跪出了血,天空仍没有一丝云影。姐妹俩又带领大家向龙王要水,人人双手都磨出血泡,终于挖出一口深井。正在这时,南方传来舜帝病倒于苍梧的消息,娥皇、女英当即启程南行。看着挥泪话别的人们,她们禁不住一串串泪珠洒落大地。突然,“哗啦”一声,泪珠滴处,冒出一股股清泉,泉水如同一串串珍珠汩汩涌出,这就是今天的珍珠泉。后人有诗曰:“娥皇女英异别泪,化作珍珠清泉水。”

珍珠泉是济南最早被圈入

园林住宅的名泉。明代初年,它属于山东都指挥使司署。明英宗天顺元年(1457年),英宗封次子朱见潾为德王,府治在德州。这位德王因酷爱济南山泉之胜,便在明宪宗成化三年(1467年)将官邸搬到济南,建立起了气势恢宏、面积巨大的德王府,他还把珍珠泉、王府池子等一系列名泉全部纳入府内,供自己观赏。明思宗崇祯十二年(1639年),清兵攻入济南,第七代德王被清军处死,德王府也付之一炬,珍珠泉回归民间。到了清康熙五年(1666年),山东巡抚周有德重建巡抚衙门,珍珠泉再次为官府所有。

珍珠泉有个雅号“天下第三泉”,这是乾隆皇帝御封的。乾隆极爱品茶,是个品茶的行家,因珍珠泉水质好,适合沏茶,所以每次南巡路过济南时,都选用该泉水沏茶,并将其御赐为“天下第三泉”。他在《戊辰上巳后一日题珍珠泉》中说:“趵突固已佳,稍藉人功夫。珍珠擅天然,创见讶仙区。”为了抬高珍珠泉而贬低了趵突泉。

获此评价,足以看出珍珠泉的地位。珍珠泉一带几百年来都是济南的政治经济中心,如今济南南面和西面的三里庄、四里山、五里沟、六里山、七里山、八里洼、十六里河等都是以珍珠泉大院作为起点的。如今的珍珠泉景区已经脱去了政治外衣,只是一座清雅的庭园,园中松柏苍翠、杨柳低垂,泉池楼阁错落有致;园内罗锅桥西侧,有一株高五六米的宋代海棠,至今有千年的历史,相传是济南太守曾巩所栽。另外,在珍珠泉北边新建了一座人工湖,砌假山、植苍松,别具一番特色。

印记

【行走泉城】

白泉记

□张颂华

前几天看到《齐鲁晚报》刊登的“停喷一个多月的白泉又出水”的报道,我眼前一亮,急忙上网查询,才知王舍人北有一白泉泉群,其中的白泉为七十二泉之一,也是济南十大泉群之一,曾与趵突泉、珍珠泉等泉群齐名。恰逢同事开车去白泉取泉水,于是我欣然随其而去。

车绕济钢,穿过路家不远,白泉就在望了。白泉所在的村叫纸坊,白泉就在纸坊村北东路,还没下车,就听见白泉汩汩的水声了!那声音清脆动听,如一串音符,被大自然这个天才的琴师轻轻弹奏。一股清澈的泉水从简易的管中涌出,哗哗唱着欢乐的歌,冲向西边的小池塘,然后一转身顺着地势流向满是芦苇的水渠。大自然真是神奇,他创造的每一种事物都充满了美,充满了神奇和灵性,让我们赞叹,怦然心动。泉眼处一股灵性的水从地下渗出,旁边铺着一层洁白的沙子。这沙子晶莹,洁白如玉,在阳光下格外美——白泉之名由此而来。白泉出水不同于趵突泉那种涌泉式的喷出形态,而是大面积渗出为主。由于泉水出流加上低洼的地势,白泉一带曾经形成大面积的沼泽地,白泉向北300米有丫丫泉,向南有草泉,向西南有麻泉。

白泉的四周是一片很大的湿地,土肥水美!水里有小鱼,湿地长满了芦苇,如一个天然公园。根据济南市的规划,白泉周围将建设白泉湿地公园。由于白泉湿地是由白泉泉水喷涌而形成的典型的淡水泉沼泽湿地,泉水湿地在国内非常稀有,白泉湿地甚至很可能独无二的啊!